續近世叢語

七八

281.08
Tu751z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續近世叢語卷之七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栖逸

矢島直之事長門矣由步卒擢隊騎曰功遂身退古之道也無幾致仕有三子長嗣家餘承他姓皆以才能補劇職直之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優游以卒歲也余幸家有餘財自顧爲子孫計足矣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圍棋談笑相與娛樂或更過三子舍飲月一再次從容盡餘年

矢島直之稱半左衛門周防山口人事長門矣世爲步卒長年二十餘代父承祿爲人廉介尚文藁

337992

長武術、山口自大内氏之伯西方、餘風遺俗、豪奢相競、直之獨以儉素嚴肅、自整、爲閭里之率、里中緩急、直之輒居間曉諭曲直、人人一聽直之、無有後言者、直之撫御步卒、恩威兼顯、皆樂爲其用、或奉命逐捕盜賊、索姦伏於疆場、搜亡命於他部、直之咸指畫授方、所至多有功、爲步卒長三十年、其官不進、鄉黨皆爲惜其數奇、直之曰、余因世官得之、雖則抱關、我之分也、又何恥焉、元禄庚辰、以功擢爲隊騎、是時直之年未六十也、尋致仕、昔日武健儉肅、今一以寬和、而優游送餘年、至年八十、善飯益壯、嘗所聞見有益於事者、往往記之、以喻子弟、享保丙午春二月、藩侯養老於學、直之預焉、明年春、三子以有功同時增秩、未幾歿、直之預約三子曰、棺槨衣衾之美、殯塟祭祀之具、一有不備、汝悔不及矣、即令子内省有疚、非慈也、乃爲區處之、計費給之、其餘均分三子、於是三子悉從其命云、

村井見朴風韻高邁、好彈琵琶、年老失明、益精於音、別構一室、顔曰天際窟、裁容檀槽一面、靜夜獨坐其中、弄撥一再行、四絃冷然、與天籟相應、竹月娟娟窺人、

楢林由仙良醫也、性恬淡不事奔競、且有潔癖、常閉門戸、人來不通名、則不肯開、

楢林由仙、京師人、家世以外科名、少負至性、父死之後、每日朝晝夕、設位供膳、猶事生也、其爲人質朴寡慾、不衒其技、希請治者、是以家貧窶、入無奴婢、出無僕從、中身喪妻、獨與二子居、寬政中、年七十五死、

角田東水晚居大阪、却掃絶跡、病間意適、則野服蕭然、佩一瓢酒而出、水邊橋上、或眺遠山、或對逝水、悠然飲酒、意太自得也、

先君角田東水、名美利、字子和、一號交淡菴、豐後岡人、世事藩侯、原氏鴨宮、出繼角田氏、容貌端嚴、身長力强、少有大志、篤志文武、守禮不好狎、藩中名士姥柳有莘、恒稱其器、寶曆四年、年二十二、承家祿二百石、爲馬廻、性方正謇特、與物不合、且多病、以是絶意仕途、八年、養仲島氏子利寬爲後、謝病致仕、以謂既乞骸而退、徒食嗣子之俸、罪莫大焉、雅好醫術、欲以此餬口、東遊京師、是時吉益東洞大倡古醫方、名噪一時、先君乃委贄入其門、潛心於長沙之書、東洞之子患痘而死、先君心疑其治方、質問之、東洞曰、方證相對、而至死者命也、先君歎曰、唯論方證相對、而不知體有强弱、妄施藥劑、卒使人至死、而曰命非醫所司也、是之謂仁術、可乎、不仁之門、不可久止、乃去游後藤香川山脇等門、問其治方、醫事既通、後東西漂泊、不定居止、安永中、游出雲國、療大社國造疾、有効、國造眷遇優渥、由是醫業頗行、既而聞養子利寬得罪家亡、愕然而作、即日嚴裝、晝夜兼行、蹠穿爪脫、至鄉屏居待罪、時論稱之、藩侯亦措而不問焉、於是詣仲島氏、謂曰、利寬不忠不孝、罪不容誅、今雖己死也、

僕敢絶父子之親、則足下亦非吾族類也、僦舍市陰、以醫爲業、朝起行病家、診之、還調藥與之、以自己至午爲期、苟有後期者、面責不與焉、惡其違約也、被權貴招、必辭不往、不得已、則使轎邀而往、曰、予多病不耐步行、平人有招、即往視之、其爲醫術也、以長沙氏爲規矩、旁索於諸家、不泥舊格、變化活用、是以治重患奇疾、荐奏其効、一時稱曰良醫、然而世人憚其端嚴、非重患、則不敢乞治、先君亦以老且病、故以十許人爲限、曰、過於此、則吾之力不任也、平日惡惡太甚、人有諛言、斯叱之、有讜言、斯賞之、視人過失、不能包容、輒面折之、意有所不屬、則望望然而去、然人來乞教、則諄諄開諭、厭其心而止、以是人或以爲狂、或以爲直、毀譽相半、先君挺然乎其際、毫不介意、嘗之人家診痘兒、曰、惜不可救藥也、坐有官醫某、施藥者也、審聞其治方、正色曰、子誤治矣、於是詰問數四、某詞塞、乃言予過矣、先君曰、子以爲過乎、則慎乎後日、某遂請爲弟子、或語曰、嚮上國大火、火迫近府城、有司驅市人入城、閉門不令出、使其致身救火、城賴以不焚、語畢、亟譽之、先君曰、城焚、可復造也、人死、不可再

生也、貴城賤人、非吾倣知矣、然而子亟與於不仁矣、族子岡部盈良將如江都、來告別、先君曰、汝往別上田敬親乎、贈言何如、盈良對曰、吁、弟欲使汝爲氏言善與衆交、必勿相迕、先君曰、吁、弟則近之、不義則遠之、以此諂諛迕物、奚傷矣、我則異於是、義則迕物、奚傷矣、我生、先君曰、果如尊意、家必終、何、先君曰、孝思之切、不遠而復、家之興也、唯有勤與儉、日夕焦心、謂身既老病、再仕以圖報効、家不克顧矣、祖君嘿然乃止、萬一而已矣、自是恒惡衣惡食、減省經費、錙積銖蓄、遂得黃金百兩、及死、弟敬親爲上書以聞、賞黃金三十兩、於市人、其人罹火災、蕩盡家資、遂致窘迫、先君憫爲、燒券舍之、人服其仁、雖嗜飲然、不好宴、不設下物、以冷酒三盃爲限、客至供酒、從其所欲而止、不敢強爲、患眩暈飲酒即治、由是益不嗜酒、然未嘗踰其節也、城中火、延及寓舍、什器不攸、唯携一瓶酒而逃、人稱其量、晚與親族朋友爲、晦跡居養病、却掃晦跡、居身艱峴、晏然無悔、曰、丈夫阨獨居養病、却掃晦跡、居身艱峴、晏然無悔、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乃予之志也、寛政九年歿、年六十五、初先君處於高野山下、本于四大增、知彼土醫方、又以此解傷寒論、而遂曉其意合符、尤易通暁、損乃歎曰、其言與長沙異、而於是專以地水火風論病、立一家言、號曰醫事逢原、姚柳有莘稱曰、先賢未發之說、不肖簡犬坂郎中島氏之子也、幼齡孤特、先君撫育爲子、託於山片氏、使讀書且執賤役、嘗誡簡曰、吾家自仕太祖藩侯於茨木、以來歷世滋潤膏澤、賊子利寛不忠不孝、亡家絶祀、使祖先悲歎於黃泉、望汝勵志爲學、再興亡家、不替吾之志也、汝雖幼也、銘心勿忘、簡敬應曰、唯、先君歿之後數年、簡西下仕舊藩由賤官累被擢用、今得禄益職進者、即先君之餘慶也、豈簡之力也哉、叔父敬親出繼上田氏、少有氣節、留心武技、註挽一寸強弓及先君致仕之業、不能弄究、何物奉公乎、即養吉田氏之子親善爲後、而退居於鄙、以娶爲業、晩參禪、薙髮爲僧、自號定水、一日謂劍師福永氏曰、僕雖遁世爲僧也、苟藩有緩急、撥甲以有報也、後先君七年而先駈、欲

若擬幾齋隱居聖護院村、賴山陽稱曰、所謂環堵蕭然、簞瓢屢空晏如者

井戸廣川嗜繪事、嘗名其園曰黃蘆鑿一沼、叢植蘆葦無數、又多儲書畫金石古器物、堆積左右、如窩然、因名其室曰遯窩、每間居、輒入於其中、以臨撫賞鑑、爲娛、鳥啼花落、欣然意會、則又發諸繩素間、不復知其身之在仕途也

井戸廣川、名弘梁、字九如、江都人、仕爲西城扈從、番襟度沖曠、外和內介、不下以進取嬰意恬退瀟灑嗜在繪事設色花鳥、得法於清人沈銓、晚年間用輕墨淺彩、山水亦老硬有致、雖多丐畫者、而非名流韻士、斷不肯作、是以聲價亦隆然云、享和壬戌歿、年五十九

本多不求翁、常陸人、徙住江都、數奇不諧、遂絕意仕進、雅有巧思、工鐫刻、又工髹漆螺鈿、或謂曰、以子之技、致富奚難、而徒以自苦邪、翁笑而不答、自號不求翁、以見其志也

本多不求翁、名郡虎、字伯順、常陸人、性慷慨廉直、幼讀書於禪寺、既而學劍、及壯、將挾所得以求售、遊於總之佐倉、數年去來江都、皆不得志、遂絕意仕進、輒軻終身、初翁將去鄉也、託妻子於舅氏、訣其妻曰、吾今將干仕也、幸得志、則反迎而母子、不則不復還、待之十年不歸、乃他嫁可也、既而鴻魚杳然、其妻獨居操志辛苦萬端、使子伯楸就師學爲、躬紡績機織、以給衣食、伯楸既十有六、請其母曰、吾未識父所在、願入江都索之、母聽之、伯楸乃入都物色閱十年、而後得相覿、乃傚居於城西旦夕承其歡者、可五年矣、翁文化庚午病死、年四十九、

33799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賢媛

柳川侯侍醫友松玄益、年三十餘有惡疾、辭祿家居養病、臭爛稍劇、家亦極貧、臧獲皆逃、妻德永氏躬親執爨、事夫愈謹、父母屢使其辭去、不可、及夫死、哀毀過禮、喪終、獨與姑居、事之太厚、

友松玄益、事柳川侯、爲侍醫、寛文中病死、

妙海尼、義士堀部金丸女也、以泉岳寺有先侯及父夫之墓、廬於墓門外、朝夕拜掃、恒痛侯家廢絶、欲復興之、伏闕愁訴、前後二十五次、終知志不遂、乃墓前獻長明燈、以表寸志、

妙海尼、俗名幸、赤穗侯遺臣堀部彌兵衛金丸之女、金丸無男、養安兵衛武庸爲子、欲以女妻之、未醮而藩滅、金丸父子密與諸士謀復讐、幸知之、與母俱巡歷諸國、祈禱佛神、而冀其事成、既而聞父及夫、報讐而死、乃如江都、爲比丘尼、號妙海、以先侯及報讐列士、皆葬於泉岳寺、故菴於其墓側、戒行不怠、年九十一而死、

肥後老職堀君綽母藪氏、性耽書籍、居恒披覽以自娛、無他翫好、獨愛芙蕖、然不欲爲池沼以役人徒、乃種以瓦盆、列之庭除數十、

藪氏、愼菴之妹也、少嫁堀氏、生君綽、君綽擢任國政、數歲之間、政令大行、自有傳、藪氏不喜奢侈、其家既貴且富、然衣不加美、食不兼味、淡然莫變乎平素也、年既高矣、然間時親操女工、

肥後柏家母藪氏、年踰六十、遠游京師、會與太

上宮人之媪懽示以行中所作舟路記一卷媪以上宮人宮人上之　太上以備乙夜之覽將歸鄉宮人命曰既記往路還路可無記乎成速上之既歸記成上之復賜覽如初一時傳稱以爲曠代奇遇云

柏家母數氏慎菴之女孤山之妹也

寡婦理慧江都杵築邱山本安兵衛妻也嫁未數年喪夫無子養他姓爲後放蕩亡命山本氏亡姑謂理慧曰家之不淑一至于此我將歸鄉里以依親舊汝也妙齡良圖再醮理慧聞之愀然曰惡是何言也兒一醮誓無它且尊姑日已傾西山兒雖不肖代先君護視固其職也無問遠迩兒當從尊姑乎之姑數喻之不可姑曰如是我子猶不死也乃與俱出邸捿居北郊理慧從是親操薪水養姑益篤三十年猶一日也杵築老侯聞其貞淑使迩臣岡田匡隆源左衛門命出仕夫人氏理慧曰妾去邸之日自矢弃人間旦不忍一日離姑也遂固辭不應尼嶋侯召之亦辭曰於亡夫所事君且猶辭召命事姑之外亦復奚求匡隆反杵築每見親友屢語之稱其貞節而泣

理慧江都人尼嵩侯臣齋田清兵衛之女也

佐瓊者常之茨城郡蘆沼村民伊平太之妻也伊平

太家貧、患濕瘡、踰年不瘳、臥起須人、佐瓛垢面蓬頭、承便溺、察痛癢、節時其藥餌、未嘗一日怠、爲家益困尼、佐瓛當冬月、鶉衣無裡、肘露膚暴、時年三十六、有二子、長甫七歲、幼尚在襁褓、伊平太一日謂佐瓛曰、自度死在旦夕、汝與隨我俱死、不若改適佗、二稚兒依汝而幸得存、則我受賜而死、佐瓛泫然泣曰、寧窮而死、妾不敢改其節也、奥之巖城有温泉爲、伊平太聞患諸瘡者、一浴有効、佐瓛乃勸往、於是乞里人造一草車、狀如椅子、大僅容身、下施小輪四、使伊平太隱几而坐、已抱負二稚輓之、巖城距茨城郡甚遠矣、

胼胝碎破、血流被踝、凡至嶮嵂難進處、則哀號籲天、乞助於里胥村老、或道路有憐而助輓者、經十有七日、而得至温泉、留浴十餘日、瘡稍有瘳矣、事聞水戸府、府嘉佐瓛貞節、乃免其租稅及丁徭、

百合住京郊葛原、有一女名町、百合愛其有才情、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者、又住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妻之、池生後以書畫成名海内、稱大雅先生、町號玉蘭、與夫齊名、

百合者、穀養女也、穀、京師人、住葛原、寶永中、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和歌、穀養女、即百合

也、母子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云、○賴山陽百合傳曰、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爲人明慧、絃索鍼線、一見輒解、既爲穀所養、習其母所爲、喜好吟詠、日着茜裙、捧茗供客、而偷間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不甚粧飾、而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者、爲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爲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此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使者齎書持輿馬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爲情耳、顧郎君晝錦、携婦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弃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命者、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楊柳、何堪攀折、即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妾所逆憂

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爲念也、某不敢强、乃欲携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遠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修潔、一意撫養某女、子母煢煢、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妻之、女又習其夫所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紙舐墨、以琴酒相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僕從而入、會池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曰、然、然則吾與夫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驅、今幸因公事來此、得以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叙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

七母誡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欲違遺命以書畫成名海内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爲百合所生

龜長崎人傳父業善鑄香爐奉行嘗承執政之意使之製香爐踰半歲不成奉行任滿將還乃使綳吏促之期僅而成猶未肯進綳吏懼遣卒數人守其家而督責嚴急龜不以措意矣一日置其所製于案上踞牀持大管吹烟熟視數刻風致不愜意乃舉大斧一喝打碎迨奉行東上香爐竟不隨矣

龜長崎人其父業鑄香爐世稱絶巧無男子傳法其女龜爲人豪放好酒嘗與丈夫遊其家單乏然未肖急意於治生也或有好事者先納數十金乞之則先買酒殽招隣里酬飲數日而後就五竟

顯其名

有索父讐者見中西淡淵淡淵姊寡謂曰此必不能復讎者吾見其爪長置屨不整其人後果不以復讐爲事賣烟餬口

小河天門病篤或謂其妻桑野氏曰某處有神巫請與二貫錢禱之妻曰我夫平日非淫祀言之必不從妾亦不敢若有神藥則衣嚢非所惜

荷田氏民少長於祠官家而不瀆外神其居與佛寺隣而未嘗往謁也性善病雖病不飾則不見人故雖素親狎者不知其有患云

荷田氏民、字蒼生、乃春滿之女也、幼從伯氏在滿東、長嫁某氏、無幾、喪夫歸於伯氏、以善和歌、仕紀女公子、年四十九、致仕而行、栖居淺草、諸侯夫人女公子、延見受業者衆、土佐侯、姬路侯、岡侯、亦皆禮待之、天明六年歿、年六十五、初病革也、御風門人澤元愷來見、問著述、則曰、復諸造化而已、何以傳世爲、

福島氏少而寡、教子甚嚴、性畏雷、而恐子視以慣怯、每雷必端坐正襟、未嘗爲畏怖之態、

福島氏、尾張人、父名昌言、世事國老成瀨氏、福島氏年十九、歸于本藩先騎隊長成田喜和、而生喜起、年二十五、喪夫寡居、事舅撫子、治家事、皆不失其冥教督喜起甚嚴、文藝武技、皆使就名師而學、禁止口唱淫靡歌曲、手弄絲竹、喜起年二十、始補行人、將役江都、以其幼而承後、祿減家貧、恐行資難給、福島氏正色曰、汝因先人之餘慶、長成乎君恩乎乳哺之中、今而得報萬一、豈可以貧窶趑趄哉、乃衣服器用、傾箱以給之、躬衣垢食蔬、益勉勵喜起、不使一日遑息于家、既而喜起轉先騎隊長、尋遷目付、加賜百石、於是復祖考之舊四百石云、在目付十八年、進拜政府司儀、其祿八百石、喜起喜曰、今而後得厚奉母也、福島氏曰、我之能成汝以至此也、盡君之澤也、汝之能承父祖以至此也、盡汝之勤也、我何力之有、汝唯繼之無失墜、則我之願足矣、若乃飽食煖衣、徒虧君之所賜以供己、則我雖老矣、不能安爲、終身不易素志、天明丙午歿、年六十九、喜起、字子興、好學、與紀平洲友善、

伊與久氏民、嫁十餘年、夫病死、日夜哭泣、其家憫其無子而早寡、屢勸再醮、不肯、既而親戚故舊交强不置、民乃佯諾曰、請得終三年之忌、唯命之從、咸信之、先大祥之六月、沐浴改服、焚香拜夫主、家人不以爲意、拜畢、自裁而死、

伊與久民、名民、伊勢崎藩人伴七之女、嫁爲武藏國本莊亭長諸井五左衛門之妻、爲人美而貞淑能幹家事、鄉里稱之、寬政五年死、年三十五、寬

江都二城留守小出大助妻淺羽氏、敎子尤有方、稍長、課業或荒、輒亟督之、猶不可、則自責其身曰、嫗何物邪、生游惰兒、泣數行下、諸子皆感悟、不復懈、其學射騎刀槊、方冬月、每晨趨演場、淺羽氏必起自吹火、煮饘食之、未嘗委勞於僕媵、其勸勉誠切如此、以是諸子皆爲良士、

小出大助、名照方、世仕大府、爲人慷慨有經世之志、擢司計吏、寬政初、朝布新政、賢良彙進、而汙吏貶黜、時承饑歉之後、積弊未革、都下姦商詭巧射利、大助等更張市制、平準物價、姦

黜由是屏息、大助建言減省市井冗費三分之一、以其二糴粟新置倉廩於各處、儲備凶荒、事施行、民便之、大助數言便宜事、官嘉納、廼命穿武藏下總野內租入五萬石地、皆係日光山遍驛及助役地方、大助承命即往、親巡視部內、深察利病、勵精撫字、戶口漸繁、部民感悅、部內稱治爲以功進、布衣班、授飛驒郡令、方其去舊部也、民慕德惠、不忍遂相議爲立生祠於新田榆木兩驛、歲時祀之、云至飛驒則亦有惠政、既而入爲二城留守、大助在仕途凡五十七年、其居劇職者十有餘年、簿書期會、應酬多端、晨夕不給、每聞雞鳴而後寢、未嘗見神倦力頓云、文政二年歿、年七十七、長子寬如嗣、次幸綽、冒竹內氏、次廣胖、冒小笠原氏、皆良士、淺羽氏名惠知、留守騎士共常之第四女、年二十一、嫁於小出大助、稟資端靖、不好戲謔、不喜華奢、重禮節、守儉素、一切瑣事、亦上事舅姑、下鞠子女、稟資端靖、不好戲謔、不喜華奢、重禮節、守儉素、一切瑣事、亦躬親之、大助崛起行間、歷遷郡官、其居忩劇者十有餘年、無家事累二意官政、者寔其助爲多、姑林氏持以節、時其膳飲衣服、亦皆盡其心、文政四年

歿年七十三

術解

小瀨甫菴授易江都、會水道新成、水道者、引玉川北行二里餘、東注伏渠、所在分之爲井也、明曆三年、正月朔、甫菴語其友曰、望氣有火災、起于西北、散于四方、含生之類、殆無存者、夫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蓋天生水以潤地、地生火以報天也、今地以人力通水、而增地之陰、天將假人力作火、而增天之陽、亂陰陽之紀、乖生成之理、其祥幾成、不出于此月、舉家歸鄉、未二旬、火果起、人馬死十餘萬、

小瀨甫菴、名道喜、上野人、初事堀尾氏于出雲、堀尾氏嗣絕、去授易江都、自號甫菴子、著信長記、太閤記、爲加賀侯博士、

川谷貞六一日仰見天象、俄會族人曰、後日曉、自公召余問天學、事畢、余出城、必死于某所矣、請各來待于此、乃命酒爲訣、至期、天未明、侯召貞六、貞六卯牌入見、未牌半刻罷、乘轎出城、可十町、即死、皆如其言、

川谷貞六、仕土佐侯、精研天文之學、旁攻吾邦神道云、

小河天門寓於紀平洲家、諸子會集、有碁客敵手酣戰、客下一子、天門愕然曰、可憾、十餘下遭禍、又曰、輸三子、皆如其言、人人驚服、

賀川子玄夙欲立功德以及人也、因來京師、發憤鑒事、年尚壯、自懼耗精、與妻異寢三年、遂悟理娩之術、因著產論、至如其言子居孕頭下嚮者、曠古所未闢云、產論出而其術大彰、

賀川子玄、名光森、一名玄悅、子玄其字、原三浦氏、近江彥根人、父長冨、稱軍助、以善槍術顯、子玄其庶子、彥根藩法、禁庶承重、以故冒母賀川氏、而寄養爲己長、徙居京師、子玄爲人忠信專慤、其少也、倜儻好奇而任俠、既治方技、最精砭針按摩之術、一日以意救鄰婦橫產、忽然有所悟、推試之數人、皆如其意、子玄因謂大凡橫逆產者、要非藥石之業、所治矣、乃淵慮沈思、益推明其術、大闢理娩之業、卓然大有奇績、於是乃著書立一家之言、時年六十有七、其學無所師承、又不本古人、故其所持論、初聞若訝驚然、皆其親歷而獨得也、明和五年、子玄阿波矣禮聘祿之、安永六年沒、年七十八、初子玄

著產論也、其友皆川淇園爲視草、產論藉甚、世後、每見淇園、必泣拜以謝、養子玄迪字啓襲業著產論、翼安永八年歿、年四十八、

某侯欲聘新井白蛾、意未決、親書新井白蛾四字、納之于匣中、使白蛾筮之、白蛾曰、是天下英物、然器大不中用、於是議格、

新井白蛾、名祐登、字謙吉、江都人、父祐勝、加賀人、西遊京師、從淺見絅齋學、後遷居江都、白蛾年十三、學于家庭、又奉父命、師事菅野魚山、講究洛閩之學、魚山名彥、字直養、三宅尚齋門人也、白蛾有雋才、年二十二、始聚徒教授、然當時物門之徒、以漢魏古學、李王古文辭、風靡一時、白蛾自知不可與抗、去遊關左、諸國後來京師、研究易義、專倡象數占筮之說、以建門戶、著易書十餘種、以占筮恒有奇中、其業振一世、婦人小童、莫不知其名者、世稱曰古易中興、晚應加賀聘、徙於金澤、寬政四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歿年六十八、

小野壽軒業醫、累收奇功、一婦娩難數日、衆醫投窮、壽軒用瓜蔕一吐、即生一兒丹毒無斃、數醫坐守、壽軒後至、刺數處出血、皆獲全安、斯類極夥、

小野壽軒、名世秀、號龍園、壽軒其字、備後品治郡人、世業醫、壽軒成童、如京師、學醫於香川太沖、後游二年而還、自謂技未能過人、日夜勵精、遂再游京師、更適越前、與山脇東洋奧村良竹諸名醫往來咨詢、以窮究宿疑、既還任福山、名動隣邦、家老下宮氏、在大坂患疫、諸藥不效、走舸請壽軒至、則數醫參定藥方、作陰證治、時正盛夏、重繭環屏、壽軒一診、論其誤、乃開軒窗、取涼、連用瀉火藥數日得起、下宮神之、薦仕于藩、與其子世美、各賜廩俸、壽軒爲人、剛毅而和緩、節儉而恩惠、歲時謝金、舉附家人、未嘗啓視、曰、自多少生厚薄也、寬政丙辰歿、年七十八、以下

間長涯專攻西洋曆、時豐後人麻田剛立、居大坂、以曆學聞、因執贄往見、剛立於緯星周天之數、雖得其術、而未究其所以然、長涯乃闡天行方數諸曜歸一之理、錄以示之、剛立宿疑忽解、歎曰、窮理入微、海內惟有一間氏而已、

佐藤一齋曰、蓋方數之說、既著在洋書、而其書當時猶未舶載本邦、固所未言、漢土亦無及此者、然剛立始能得其術、而其理則待大業而發之云、

巧藝

三熊花顛善畫、謂櫻花、吾邦奇種、異邦無有、然而振古未聞有能畫之者、乃殫精究思、寫照逼真、六如上

人題其幅曰、櫻花以來凡馬空、

三熊花顛子、名思孝、別號介堂、京西鳴瀧村人、少好畫、從長崎月湖學漢法、既而謂麟鳳龍虎獅象等、未嘗目擊者也、而畫家好寫之、惟供一時觀耳、何有用于世、不若寫古昔朝野形狀、與今日所目擊者而示諸後世也、於是從事于斯、有年所矣、最以寫櫻名、花顛爲人奇惟不事產、不憂貧、書畫器財、舉皆好古、其病死也、火於東山、沈灰於崖戶南勢水、此櫻花勝地、蓋從遺言也、又收拾其平日所用禿筆、及書畫敗紙、以瘞於日野外山、植櫻一樹而建石爲墓表云、

前川盧舟善刻細字、嘗以方寸石刻獨樂園記、末署年月日姓名、印記皆具、後又刻後赤壁賦、亦方寸印、

前川盧舟、名利渉、大阪人、

賴春水歎曰、絶技無雙、獨惜世無觀之之目也、

京師木米善陶、置窯於粟田山下、身服綺紈、手搏泥土、泥土摶埴諸法、方圓稜角各式、厥色青紅粉紫、厥畫山水人物、一一精妙、最長於撫古、仿宋明諸窯、與眞無二、又始開青磁法、

賴山陽嘗如豐前觀邪馬溪、愛其景勝、圖以相傳、溪名藉世、裹糧往觀者、往往不絶、

續近世叢語卷之七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寵禮

澤菴和尚道價甚貴、大府爲建東海寺、以爲住持、受「制賜紫加」國師、澤菴曰、二祖徹翁、號不稱德、伏望貧道一身之寵位、田賜「二祖榮孰若」之、天子許之、

澤菴和尚、但馬出石人、年十歲、爲「浄土僧、非」其好也、三年、受「禪于邑之宗鏡寺釋西堂、受」名秀喜、年十四、從「董甫仲公於京師大德寺、深得」禪旨、更」名宗彭、號「澤菴、傭書給」食、濯「衣裸待」其晞、其父好「音、每」歸省、歌以適「其意、年三十五、主「于龍興山南宗寺、居三年、衆知「其德、徙主「于大德寺、豐臣秀賴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禮召之、不應、未幾、去在泉南、遊心雲水、好遊名寺、所往乞食、不煩主人、或堀菜根食之、或譏其不出窠臼、澤菴笑而不逆、寛永六年、有故與僧玉室謫陸奥、九年、二人見釋、澤菴至江都、營一菴而居焉、是時柳生但馬守宗矩言于大猷大君曰、學劍者當靜心、靜心當問識者、大君問當世識者爲誰、宗矩對曰、以臣所識、莫若宗彭、大君乃召澤菴數聽法、澤菴因與宗矩共作書、以呈大君嘉之、十一年、爲建寺於品川之上、號曰東海寺、使澤菴住持焉、十五年、秋、如京師、應仙院徵、說法、

上皇叡感、反江都、大君時時臨寺、恩遇殊渥、正保二年寂、年七十二、澤菴病革也、語弟子曰、古人多作偈示後、我則杜口而去耳、使人畫圓、己下點于其下曰、欲觀我者、見此畫、死使埋之中路、

大君後臨視之、置一石于其上、

八條金剛壽院宮病篤、衆醫術窮、後水尾上皇聞向井靈蘭醫術精巧、特詔獻藥、有驗、上皇悅、賜以御箑二握、如意一秉、蘆杖一莖、人咸以爲榮、

向井靈蘭名元升、字以順、初名玄松、字素柏、別號觀水子、肥前神嵜郡酒村人、父兼義、稱左近、年老號高甫、爲郡之名族、其家富贍、奴婢百口、高甫有病隱于長嵜、靈蘭其二子也、靈蘭年二十二、始讀書、昕夕不倦、遂爲醫、從俗薙髮、獨學刻苦、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爭宗之、靈蘭又於方伎、用心甚密、故其術漸行、隣國諸侯、遣使招聘者不絕、平戸侯松浦鎮信、欲與采地三百石、靈蘭辭以多病、筑前侯松平忠之、招治其病、有効、於是乃欲以七百石地爲采邑、且奏禁廷進爵位、靈蘭以親老不應、萬治元年、年五十、挈室如京師、先詣伊勢大神宮、於廟前束髮、盖有宿志也、以俗服不衷、故依舊式自製之、號羽德衣、以爲禮服、其制典雅、識者稱焉、居京日久、其術盛行、嘗奉後水尾上皇之詔、治八條金剛壽院宮病、有寵於上皇、皇子後宮及公卿大夫有病、奉詔爲治多矣、由是名聲藉甚、學醫者以景慕爲、當時稱良醫、必先舉靈蘭云、年六十、如加賀治老職前田氏病、其明

年奥村氏嬰病、又往治之、皆有効、加賀侯悦、将月給百人之俸、且特賜黄金千兩、而爲建學之資、靈蘭以年老固辭不受、延寶五年歿、年六十九、靈蘭素崇儒術、其治經籍、看醫書、皆爲工夫、精密最深、究於易運氣、不好泛觀雜書、平生所著書、凡十有七部、子元端、兼丸、

元端、字履信、號仁爲子、勤苦讀書、專精家業、以良工稱、大臣一條公寵遇最渥、特達　闕廷、詔備員侍醫、叙法印、賜號益壽院、兼丸、字叔明、號元成、生三歳、從父入京、延寶己未、年二十七、反長嵜、以其先人廬墓之所在也、是時南部草壽方辭立山學職、反京、奉行乃以兼丸補學職、兼掌書司監、又以醫及數術名、從職四十餘年、享保丁未歿、

越前侯欽伊藤仁齋學德、将致使幣海物、左右言源佐方居母喪、甘旨之味、恐不肎嘗、侯曰、獨不有父在乎、乃賜之使供祖考、

細井廣澤、寶永中、應妙法院親王敎、書焚香聽雨四字、王以爲扁額、後奉之　太上皇、　上皇稱善、又有　内旨書惟南獻壽四字、院參桑原宰相賜執達之勘文、有字様奇勝之語、廣澤自是以奇勝名其堂、

森戸隅太仕館林侯、以城北居湫隘、請徙他、侯曰、止矣、予日侍、　大君曰、卿臣藤隅太居某所、以劍術聞、今猶無恙否、予對曰、殿下何以知之、　大君曰、孤居紀邸時、嘗謁東叡山廟、道經其所、有人告之、因記之耳、是　大君言所及、不亦榮寵乎、

森戸隅太、名三休、原林氏、信濃人、少好劍技、來江都、從館林侯臣藤某學、其術大進、某門下三千人、

莫與抗者、某亦以爲天授也、可以託吾道者矣、一日從容謂曰、吾不幸無子、即使吾有子、苟非其才、道不可得傳也、今欲煩子以此門下、隅太固辭、某不聽曰、淺山之統、緜緜至今、天下莫不知矣、而一旦於吾身絶之、尚可辭邪、隅太於是乃入冒藤氏、後改森戸、淺山之教人、素分爲二科、曰法、曰變、法者、先師所傳、先之以教、後進、變者、臨機所應、後之以傳、先進、隅太謂道有難易、教有次序、固不得不然也、而才有高下、得有遲速、則亦不得固守科也、後進拘于法、不得通于變、先進專於變、或有遺於法、是爲弊也、自今之後、雖後進也、精于法者、得傳以變、雖先進也、疎于法者、不得傳以變、則有達材之效、而無躐等之憂、庶幾無弊、而獲雋亦多矣、某亦以爲然、門下三千、悉以屬隅太、自是門人益進、比歿、受業者七千人、寶曆十四年、病將死、侯臨視問其所欲、不言、侯曰、遇金春、敢不如遇卿、隅太奉謝且對曰、豚兒可使使之、如其不可、舍之、言終而歿、年七十八、子金春承業、能誘徒、

水藩侍醫小原正酉、出入老中館林邸、一日、侯謂曰、子亦有求乎、今以吾居此也、凡於所以榮子者、何不可得也、正酉再拜謝曰、食寡君之祿、以得畜十數口、於臣足矣、且臣老、亦復何求焉、唯願得自經史以下書數部、以遺諸子孫、而力莫能致耳、於是侯乃命長嵜、因其目取舶來書以賜、

小原正酉、江都人、以醫仕水戸、受業大府醫官數原梅塢、術大行、處世澹泊、以寡慾稱、喜與禪侶游、商摧其旨、明和丙戌寢疾、所善僧來問、引諸其室、往復數番、如平日而死、

武田常春院叔安、大府侍醫也、以數年積勞、歲賜金三百兩、又以其耆老、許宿直轎至寢門、轎至寢門、除田安一橋清水三卿外、絶無有比、蓋異數也、

武田常春院叔安、名信卿、以字行、號于龍、京師人、原黒川氏、享保五年、來江都、繼舅武田氏、爲大府醫員、二十年、命參考醫書、所校痘科鍵、大行于世、後爲侍醫、自法眼進法印、號常春院、寶暦六年、以居宅僻遠、故賜邸愛宕山下、以便召命、年老積勞、恩寵益渥、叔安博學多識、嘗謂業精於勤、荒於嬉、不多診人、不能通其術、故雖鄙賤之家、有請必往視之、乞治者、屢至、是以益得精巧、安永二年歿、年七十四、

西依成齋篤學謹行、年逾九十、教人不倦、寛政四年、大府特賜白金二十錠、以褒異焉、

小澤蘆菴、天明戊申之災、家爲焦土、寓於太秦地藏堂、親王某聞其善和歌、屢遣使召之、固辭不應、親王歎曰、彼年老、隱居樂道、我欲屈致之、非禮也、乃命駕往見之、蘆菴亦感其禮遇、翼日往拜之、自是出入王門、

畑柳安爲尚藥奉御、叙法印、享和初、患劇疾、及已愈、特旨著短袴、以老不便進退也、既又以步趨之艱、許杖朝、非有故不召、柳安切感恩典之渥、深懼尸素之罪、上書乞骸者二、優詔免職、加賜禄秩、

畑柳安、名惟和、字厚生、一號黄山、本安藤氏、幼有雋才、好讀書、羣兒偕遊者、咸從聽其所講、畑柳景一見奇之、以女妻之、爲後、因爲畑氏、以醫爲業、延享二年叙法橋、寶暦七年、進法眼、遂爲侍醫、安永五年、初診天明七年、爲尚藥奉御、叙法印、賜號醫學院、因營書院、以講經籍、教育生徒、九條相公爲書其匾以賜、明年京師災、匾從煨燼、上皇起居、許出入宮闈、奥宿直于行宮三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美、柳安慎重、以周容自守、與家人語、未嘗及禁省事、少壯、博涉歷代之方法、每夜諳誦方劑數十、至曉不倦、年老、居業日繁、未嘗一日廢講說、最潛心于長沙氏之書、大有見解、著有醫斷及學範二編、晚著辨溫疫論、以進呈、子著籍者二千人、文化元年官謁其勤、賜金若干、弟龍、以儒顯、次惟亮、以蔭爲御醫、季惟楨、承繼醫學訓導、

中井竹山嘗如江都、撰東征稿、天皇詔賜覽、

山城國西岡川島村、有義兵衛者、家極貧窶、而事母竭力、中井竹山備書其孝狀、以示世人、一時傳誦、終入禁掖、天子讀狀、歎感、勅賜義兵衛以太官蔗霜果、御府銀錠如干、

中井竹山贊義兵衛像詩曰、西岡美談近赫如、遠通奔波訪其廬、有人貌取成一幅、贊揚頌述懇于予、艱苦經營洞屬狀、京邑有刻纖悉書、但惜剞中脫旌典、人唯見慘不見舒、餘慶自成山九仞、何言一簣從我初、巔末甚所可道也、待我毫端娓娓攄、嗟哉鄹義天稟美、攀援閔曾真孝子、吾人徒讀書五車、談上古時心先恥、人是革島一隷農、邑是太傳藤公封我詳其蹟非一日夫也本我姻家傭、屢思愛助諭里司、告府勸奬是事宜、邑中父老頑如石、辰焦舌乾無一唯、還家更念推挽策、俚言諄諄具事迹、普鼓親舊鳴不幸、欲拯涸轍眼前阨、民彝不泯樹風聲、四方馳布與雷争、余識不識齊投贈、俄頃金錢滿吾籯、江舟齎將親轉致、母子驚喜拜且擘、余言此慶我何力、天誘群衷遂汝生、舉邑狂呼走紛紜、纔知淑慝涇渭分、父老相議勢如此、公敢顛躓造府始陳、若詰問何所云、向我稽顙謝不敏、聞藤公激賞召義至、褒錫復除恩意懃、西岡草木被光風、餘暉接洛日讚葱、誰傳余狀入紫禁、一朝獻納長信宮、太后袖去御楓宸、睿心感動篇未畢、對與　天顏有喜讀躬親、太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露龍巾、玉音言是上古事、豈謂明和年裏民勅賜太官蕪霜果、申之御府錠子銀、中使一慇懃說、德音何須遍漏泄、鄭義皇恐謝無辭、聞報萬人齊擊節、天子明聖時隆治、不隔九天與九地、市井臣善亦何幸、附驥丹辰遊名字、君不見元明元正坤御日、側微旌表炤史筆、千歲上今千歲下、寧樂平安其揆一、今對此像更長吁、負擔窮相陋且癯、世間無限輕肥子、渾把天倫作秦胡、雄才顯績亦多矣、麟閣雲臺皆煥乎、若就本源論端的、應謝西岡餓隸圖、

長久保赤水長於地理學、藩侯習鷹之日、過見之、召其親族賜謁、時赤水諸孫有二十有四人、

長久保赤水、名玄珠、字子玉、水戸赤濱人、爲人坦易洒落、言語啅噪、學極該博、最長於地理、著和漢輿地數圖、皆上梓、又以侯命撰地理志、而其於詩文、亦可觀云、

橘千蔭善和歌、聲號籍甚、皇京一品妙法院法親王屢徵其和歌、優賞之餘、賜道服一領、官亦命上其所著萬葉解、賞賜銀錠如干、

古賀精里事佐賀侯、被任用、參預機務、其友石井鶴山以才藻風流見寵、侯嘗謂左右曰、淳風可用者、仲車可愛者、以故仲車從侯東西、而精里常在藩、

石井鶴山、名有、字仲車、佐賀藩人、幼而穎悟、强記絶倫、生未免懷父口授大學一年成誦、暨游鄉校、夙夜勤勵、年十七爲都講、嘗示所業於詩僧大潮、大潮曰、子必名海內、恨吾老不及見也、或携入京、從高葛陂學、既而之江戸、游道日廣、聲譽頗播藩侯聞而祿之、擢伴講備顧問、眷遇尤隆、自是厥後間歲東朝、鶴山必從、國學建、魚敖諭、進祿二次、賞賚優渥、鶴山爲人才氣飄逸、而風流温藉、未嘗感否人物、未嘗以得喪經心、或遇橫逆之來、處之恬然與人交、不設崖岸、無貴賤、無賢愚、咸得其驩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作詩敏捷、方下其酒酣耳熱、四筵談謔、應酬之不遑、忽伸紙濡毫、必纚纚數百言、若宿搆爲、鶴山雅好波覽、終身所歷、殆半於海内、凡於山水奇勝、盡發於詩、平居語及幽遐、必娓娓不倦、使人傾聽寬政元年、秋、徃矣而東、迄明年春、疾將歸而罹焉、猶力疾徃五瀨之行、比到攝津、不能復徃、留大阪之邸、二旬而歿、始疾困憖起坐口占曰、玉皇使者自風流、四十七年花月遊、今日朝天餘一恨、主恩海岳未酬

李紫溟善國文及歌、寛政中、其所作國文傳入　禁掖、　天皇顧謂侍臣曰、不圖田舍能出斯珍矣、肥人以爲榮、紫溟因自號田舍珍夫云、

李紫溟爲熊本教授官、年老、屢辭職、侯不允、最後又請、不可、謂家老曰、寡人襲封以來、待以師禮、且順在於館職、則差強人意、藩内之治教、尚亦有益哉、今老且病矣、徒得其重而治之、家老以告紫溟、一時榮爲水藩立原翠軒參預政事、尤有寵眷、文公一日面命曰、卿見俗吏、必勿直言見忌、但至於寡人之身、則睹事直言、勿避忌諱、乃手取大府所賜外套一領以賜、

西山拙齋嘗謁聖護院法親王、禮待極厚、手有賜爲、王又親點茶以進、且爲吹笙、曲闋、謂拙齋曰、笙名鳳凰、德治年中所製、藏在御府五百年、今上以賜我、不敢常用、曲則爲老君子、爲合歡鹽、特用此器、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此曲者、所以寓敬意也、

齋藤芝山再興犬射、以率衆士、事聞於京師、清原宣條奉　勅以賞曰、犬射禮廢久矣、熊藩之士齋藤氏以所聞於師、今復行之、時哉、肥人以爲榮、肥後侯嘉中山默齋爲人、使重臣命之曰、嗟汝昌禮、才學淵茂、博綜群籍、教人不倦、加之任主家政、勳績居多、孤嘉汝之才、欲擢升諸公、而知汝不屑就也、故借於汝主、特命攝府學教官、教育生徒、往矣勉旃、乃使綴儒臣班、歲賜銀錠若干、有吉氏亦賜槍旌之、

中山默齋、名昌禮、字公幹、別號綠川、又號益城山人、肥後益城郡人、父實房、世仕熊本老職、有吉氏、

食祿四百石、默齋善病、年十七、辭嗣而退、時弟實禮尚幼、父因養太田氏子信敏爲嗣、以女妻之、默齋幼好學、究心經史、年二十二、疾稍愈、有吉氏知其有材、特賜俸二口、以爲學資、未幾、以俊才選爲府學生員、藩侯視學、見試於文科及說經、賜黃金一笥、留學、又爲考試、默齋被命留學五年、東遊江都、徧謁名儒、昌平學博士岡田寒泉、古賀精里、皆稱曰奇才、居一年餘、反於熊本、府學總教堀君綽傳命爲塾長、歲賜銀錠若干、明年辭學反於故鄉、居益城郡坂本村、有吉氏嘉默齋學博而適時用、擢爲奉行、賜祿百石、後辭奉行轉近侍、無掌書記、後復奉行、賜邸熊本寺原、默齋不好虛文、能陶鎔人物、城中之士多從之受業、享和元年、默齋年四十、進副家司、增祿五十石、有吉氏政事靡不預聞、整理庶務、尤有裨益、文化三年、以勞陞家司、增祿百石、并前二百五十石、藩侯命曰、中山昌禮文學政事俱優、賞以銀錠、有吉氏亦賜章服旌之、熊本府士屢推薦默齋、藩侯知默齋不肯去有吉氏也、十年春借於有吉氏、以爲府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敖官、歲賜銀錠若干、明年春、得疾不愈、上書辭職、數矣、然後歸老於鄉里、其明年遂歿、年五十五、默齋天資謹嚴、屬疾篤、尚力上廁、不假人扶、有問爲者、必送迎如平日、及死、會葬者凡一千餘人、熊本中老島田貞孚惜默齋死、爲作墓銘、有言曰、公室之臣、權貴百千、一日下世名亦歸泉、惟嵇公幹身爲陪臣、聲譽不朽、千萬斯年、默齋不要妻無子、有吉氏嘗命默齋以其弟實禮爲後、其於信敏猶貳宗也

菅茶山寓江都時、桑名老侯眷遇尤隆、嘗折梅花副和歌賜之、及歸鄉病瞑、遙寄秘藥

鵜飼枝美好武學、著舟戰要領私抄、上進桑名老侯、老侯一覽稱善、藏之武庫、報以所嘗撰集古十種中旌旗刀劍二種、後役江都也、踵桑名邸、就近臣田井

栖藏拜往年之賜、老侯剋日引見、眷遇優渥、

鵜飼枝美、稱福三郎、岡侯世臣也、襲祿、自大扈從、累遷爲用人職、前後所歷任、皆舉其職、一無過差、初枝美承父祖之業、講習武學、所謂山鹿流者矣、自少至老、孳孳磨礪、無書不讀、性好問、雖巫醫浮屠賈豎、有一藝之長、必就而問其道、心思其理、悉用以資己、業是以其學精透、議論密緻、弟子大進、名譽頗顯、文化八年、拜大阪邸守、府下有中冨東山者、精通武學、多藏軍志、而於諸家奥秘、莫不究窮、枝美素聞其名、執贄入門、質問疑滯、多出人意表、東山敬之、乃授諸家秘法、枝美由是其學大闢、初寬政中、岡城中大火、軍籍蕩盡、枝美夙有藏書之意、於是減省衣食、儉素自持、大購軍志書肆、無有者、乞假於東山、捐資寫之、得數百部、以還、由是藩中軍志備矣、枝美恒病吾邦治武學者、希知舟戰良法、役于大阪時、舟中思之、又詢求於四方、或搜索於軍志、遂著舟戰要領私抄、自軍艦之製、器械之便、以至戰鬪之方法、凡關係舟軍者、鉅細悉舉、實枝美鍾精之書云、文政七年、從藩侯如江都、津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邸有山鹿素水者、素行六世之孫、枝美共結懽、素水讀舟戰要領私抄、嘉歎久之、且曰、素行倡武學以來、且百八十年、今西海有若鵜飼氏、吾道不孤、及枝美西歸、乃授家世所傳八規秘法、曰、餽贐、枝美方質有氣、剛直不撓、憂世懇到、初太玄公時、上進仁政録、及大鑑公承統、亦上書再、又上執政書、蓋皆論治道之要云、或與僚友談、讜議剴切、無所回避、然其言未盡、而聞者背後、或謂其論佳則佳矣、如難行何、或謂不合時宜、或疾其切直、佯爲不聞、是故能知枝美之意所在者鮮矣、枝美嘗謂備豫不虞、武之善經也、於是斟酌古今、揣量時勢、以作公室陳法、其書未脫稿而死、識者惜焉、枝美雅尫弱善病、及晩專爲養生、貯盆卉以百數、手躬爲樹藝培養、曰、我年老且病、血氣枯槁、今假草木生氣、以養吾性耳、天保六年、疽發背、醫以刀割之、神色泰然、若不知疾患在身者、觀者嗟異焉、疾二旬而歿、年五十八、

筑紫僧寓京、欲丐官位、會所齎諸件、悉爲艸冦所奪、其志不得遂也、將歸鄉、乃作和歌曰、苦之、海於渡連婆、墨染之、袖尒毛加加留、沖津白浪、此歌一時傳誦、

天子聞而愍之、特賜和尚位口宣、

任誕

菱田諶宅中構一室、命曰琴泉居、恒會友彈琴、縱飲於其中、酒酣興發、則戲曰、爲高陽之徒者、入吾室、勿以白面經生說、是以儒生顧益愛諶云、

島清齋、杵築藩人、嘗患瀉下、以爲傷胃可憂、從矦田於來浦、在野實便、狂喜不禁、大呼熊某藤某而示之、二士擁鼻唾曰、我二人謂子獲蕈、何以此穢物爲清

齋曰、不然、我之吉利、不使君等不知也、衆聞之大噱

島清齋、名義見、又號蘭泉、父勝任、號東皐、好學嗜詩、世仕杵築、居八阪爲邑宰、清齋奇人也、承父職、不事事、絃歌自娛、隣邑人爭經界、清齋奮然而作、身率屬吏、訟諸江都、行程三百里、一歲三反、竟伸其理、有寵于寬量公、田獵必從、嘗坐事杜門、公召、島也、新造賜之、手鏤銘曰、以其好銃也、以後門出、以自儆焉、清齋種齒也、及恭衷公立、益義見齒豁傖父、蓋調清齋公子侍醫、以多註屢侍公歎愛、老後命居城下、爲公宴與權貴遊、而性惡上官酒、不徹涓滴、笑傲自若、無所諂屈、公子夭、清齋嘆制肘不能盡投、切請歸隱學醫起悟啞科、拔痼如神、乞治者接踵、服藥者、以物充橐、則必謝曰、奇品重荷、有農夫贈米、清齋曰、奇品、賤工盛鉏柄於紫笑、清齋曰、奇品、清齋母亦奇婦人也、一日饗客、戲而歧雜陳、適有人執贄來、母謂宜接見、清齋曰、請以兒不在辭、母不可曰、吾豈欺人、汝親見以不在辭、

子母喧爭、坐客捧腹、書畫器什、隨見必沽、愛玩累日、又遇一物則遺他人、辭之強與、生涯如此、沒無所蓄、凡名一藝者、必親善之、某師絃工寄食者日月不絕、聞設戲場、不問遠迩、必往觀焉、請賓具膳、自唱戲文、家人諫之、則曰、予嶷七旬、意無餘命、宜不足、製衣油衣、久旱未試、遇微雨遽被之詣佛寺、及門而還、買行厨甚愛、將登山賞花、會風雨歎息久之、翌至後園、酣撫移晷、得徽雨而還、盧之門內、瘡方、欲驗其方、見乞兒腫爛臭不可邇、衣食而藥之、留數月全愈、拜舞而去、清齋見友人副刀稍長者、作長刀裝、與友人曰、予致仕、不必雙佩、欲短者雙佩、請問其說、雙則長、欲短則短、欲雙則雙、唯意所嚮、清齋矜善出其所藏擇之、未遑更飾、俄然出遊、家人不知何意、送之門外、雙佩副刀、揚揚自得也、訪室人之姊於某里、庭有沙盆半埋者、意欲之、而恐不與、竊取匿衣箱中、在途屢玩之、曰佳哉、箱中之衣、皆爲沾穢、加藤長平好學工書、既致仕、請借地結茅、清齋謀室人、室人曰、兒輩得師、可謂幸矣、但牆內寓人、似宜周慮、清齋乃以是言辭長平面請室人、室人謂清齋曰、內言不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則曰碌碌之徒、厭其如彼而不來、亦好、不厭而來、益好、千秋莫復勞念、爾後陶齋所到、春水隨從、扶持惟謹、陶齋乃悅曰、醉漢不填溝壑、千秋是賴、

江村北海將如贋城、經守山遇大雨、訪宇野醴泉、未及叙寒暄、忽失醴泉所在、問之家人、家人不知也、少爲窓外有人連呼先生先生、北海驚顧之則醴泉蓑笠手魚網、冒雨而反、舉體淋漓、笑曰、辱君枉顧、但村居無由擊鮮、故行網河魚爾、

宇野醴泉、名元章、字成憲、近江守山人、家世以土豪見推鄉曲、醴泉少好學、博聞强記、善詩能書屬遊京師、有寵於臺閣公卿、或爲隣友賓師、性曠達不拘、率意徑行、好酒喜飲、不事家産、人或謗之、恬

何故告之、清齋曰、予豈欺彼、告以實耳、汝欲不告、則不言可也、安永十年沒、年七十四、腸愚山曰、清齋東而爲醫、而性多能、善筭數、習測量、好詩、好歌、好聯句諧詞、好圍棊象戲、好散樂演劇、喜種藝愛賓客、終身以奇行著有幼科秘錄筭學袖珍詩集和歌集、

島清齋新裁綸絺、試服欣然曰、吾衣諸公所、不亦華乎、適有人來勸釣鱸、清齋一諾而往、鉤巨魚、撥剌泥中、懽呼捕之、鮮衣盡汚、

趙陶齋氣宇傲兀、不妄交遊、及其乘興拉門人而往、則酒樓茶肆、一無所擇、乃至拇陣競起、女奴雜沓、歌吹嘔啞、陶齋驩甚、狂呼放言、旁若無人、往往至大醉不辨人事、賴春水時年十八九、心竊憂之、乘間諷之、

不介意爲當廈京師始遇古島伯子伯子買酒魚食之其豐醴泉往拜之或問之則曰彼非舊交而供我所好者其意之厚不可不謝也

柴栗山常欽慕蘇公每歲十月之望置酒會客以擬赤壁遊時有客袖一塊石來示栗山一見激賞名以小赤壁既而頹然醉援筆賦小赤壁古調一篇醉墨縱橫一坐竦動客以爲贈已者而拜之栗山亦拜其石曰此吾家之物也遂收之客乃嗒然

上田秋成居於長柄結茅於水濱松林中號曰鶉居一夜盜鑿壁而入其翼秋成見之曰好宜迎風乃以爲窻號曰盜窻

簡傲

北島雪山書主文徵明加以瑞圖年老書法逾高自謂宇宙獨步絶不打印

藪愼菴嘗與物徂徠書稱譯文筌蹄有益於後生徂徠不悦乃答之曰譯文筌蹄土苴也若夫二辨（辨道辨名）之書僕自謂開闢以來聖門大功吾子舍此而取彼何不知僕之甚

榊原霞洲病革也自作碑文有言享年五十八未以爲夭也仕紀府爲侍讀未以爲賤也一生不讀李王之書未以爲愚也是時以江都學者盛倡李王故有

激云爾、

榊原霞洲、名延壽、字萬年、紀藩人、父篁洲、傳在前編、霞洲襲父職、爲文學、善詩文、寛延元年歿、年五十八、子孫承先職、不隕家聲云、

井上蘭臺閉戸讀書、有客至、則自答以不在、客以爲戲、蘭臺勵聲曰、主人自答如此、何僞之有、讀書不輟、諸人會岡道溪家、有一醫生、以博物陵人、道溪徐曰、汝雖誇博涉、惡能了其義、豈記書目而舉之邪、舉坐聳然、

岡道溪、名壽精、字翁伯、大府醫員也、夙攻家業、年十八、以父蔭擢儲君侍醫、於例爲異數也、然其爲人頽縱、不好磬折中貴間、且不屑方技、心欲一變其業也、故常喜遊菰苑、從餘熊耳學、時又見服南郭、問文章、與伊東藍田友善、忼慨尚氣、常慕漢郭解、自字曰翁伯、好下豪傑之士、然有不契、輒面折不省、寶曆戊寅罹疾沒、年二十五、

趙陶齋豪宕不羈、在大阪、見奉行代官、必與之抗禮、視其僚佐、如奴隷、遇片山北海葛蟲菴、如小兒、

畑中太冲來江都、始見井上金峨、謂曰、僕欲見府下諸先生、何如、金峨曰、先生之足以稱先生者、恐府下無其人也、太冲傲然曰、然、

畑中太冲、號荷澤、仙臺藩人、嘗從矦如江都、始訪井上金峩、金峩適會聚徒說書、使太冲坐別室、太冲偷聽其講說、時時高聲呼曰、先生誤矣、蒲生君平來通名刺、太冲使人延坐一室、然後儼然端坐、開障見之、儀矩森嚴、猶君臣之禮也、乃謂曰、汝是蒲生君平與、君平不覺稽首、太冲曰、汝之所以來

者爲質問經義邪將爲見我面貌耶君平應曰欽慕大名特來拜謁尒太沖乃向君平吹烟數管謂曰汝爲見吾面貌而來則子疾歸乃閉障而入君平達然自失而去太沖初與林子平親善子平著海國兵談乞太沖序太沖固辭曰是謗書也子不敢子平不懌竟有郤云

新井白蛾易學精微探策占物必有奇驗自負其技曰東方出一邵康節而象數復明於世矣

吉田篁墩特才傲蹇茂視一世不肎屈下一日訪立原翠軒箕踞而談翠軒則仰臥唱莊子秋水篇一字無差篁墩乃服其强記擊節和之終日相對傍若無人

吉田篁墩名漢宦字學儒別字學生水戸人少力學才敏傲物遊江都入井上金峩之門以博洽聞

竟延徒教授中年以後專奉古註疏始倡考據學又購古鈔本校勘四子六經而辨其文字同異尤爲精詳寛政十年沒年六十八

平山行藏以武學鳴雖列戚之貴一執弟子禮則傲然不復送迎

平山行藏江都人號潜龍子別號運籌真人少學于昌平學後以武學行其爲人多材藝真貫刀術大島槍術關口拳法長沼兵學其餘至於弓砲之技皆極其奥平居演武皆擐甲爲之或騎馬試之皆有發明云

僧月仙善畫人請之必題自作之詩曰避人題惡詩

僧月仙修淨土教住伊勢寂照寺嗜畫從圓山應舉學後泛雪舟筆意以寫山水人物名顯四方靖求者不絶以是致貲巨萬以其貪錢甚人或譏之及晩建山門修佛殿廣買經疏振救貧民臨死遺

言、又納金於官、以備振救、於是人始服爲文化六年寇年八十九、

葛因是作學庸老莊註解、不襲舊套、務發新意、又詳說文脉、嘗酒間傲然謂其徒曰、我觀經子也、別有慧眼、漢孔安國以後、宇宙之大、其有幾人哉、山本中齋深惡齷齪小儒、雕蟲詩人、常言勃窣說性理、浮薄構纖詩、此其於世道也、無有微益爲、此輩一變、則必爲突梯腊韋、喔咿嚅唲也、則其有害於世道、可勝言哉、

山本中齋、名公簡、字子文、信濃水内郡人、少遊江都、從古賀精里學、精里死之後、請益葛因是、又與一時諸才子遊、爲人豪宕不羈、不好章句之學、亦不留意於詩文、而其詩文言論、多出人晤表、嘗語其友坪井定宇曰、我雖貧困朝不謀夕、而不欲以如有以抱關擊柝召我者、則我乃往爲耳、定宇笑曰、恐子之偷懶、縱爲賤役、亦徒得罪而已、陳同父謂儒爲一門戸中之大者、我謂如西土、或然、在吾邦、則又其小者耳、子其愧爲小門戸中之人、中齋素好老莊之言、研究久之、既而曰、是無用之言耳、棄其書、而不復讀、爲後頗喜禪家之言、又治泰西之學、定宇笑謂曰、恐此二家之言、亦得無非無用之言乎、中齋笑而不答、迄晩懶益甚、一切謝世事、閉戸自娛、相往來者、心朋故人、而亦唯酌五六椀酒、醺醺微醉、謔談諧語而已、天保庚子以病歿、年四十七、著有周易圖說、春秋說、定宇曰、如中齋者、儒而非儒、所謂畸人者歟、卷菱湖曰、中齋雖負困確然不隕穫、以終其身、

排調

白隱和尚嘗親爲帚畫、題其上曰、掃天下惡知識帚也、或以示頑極和尚、乞贊、頑極即書曰、最初先掃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隱

頑極和尚住持近江清涼寺曹洞頑宿也注

中井竹山酒間戲語客曰豪富鴻池善右衛門執贄爲弟子角力者谷風亦出入吾家我與此二人其品雖殊也均是天下第一流試寫作三幅畫何如

輕詆

中井履軒目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曰請見賜文誹其急於求進似化子丐物也

惑溺

清原雄風不與人事獨慕大友旅人之爲人每日飲酒陶然以爲無價寶也旅人有贊酒歌十三首見萬葉集

續近世叢語跋

紀事之書恒恐褒美損實貶惡過當故執史筆者猶持權衡乎此書亦史之一體也若不端其心不平其議則不虞之求全之敗將不勝枚舉矣九華田君為人温藉風流蒼顏古貌望知其有所容也故其所撰亦如此

為人成人之美不求人之惡一讀之則發奮興起使人手舞足蹈尚友之道可謂至於此而極矣夫輓近之士子或翻雕唐本以國譯之或化之詩之捷法以眩貨之至其尤者某物語案外傳等殫是架空捉風之譚使其地未生之人與名賢顯士比肩接踵無忌憚之甚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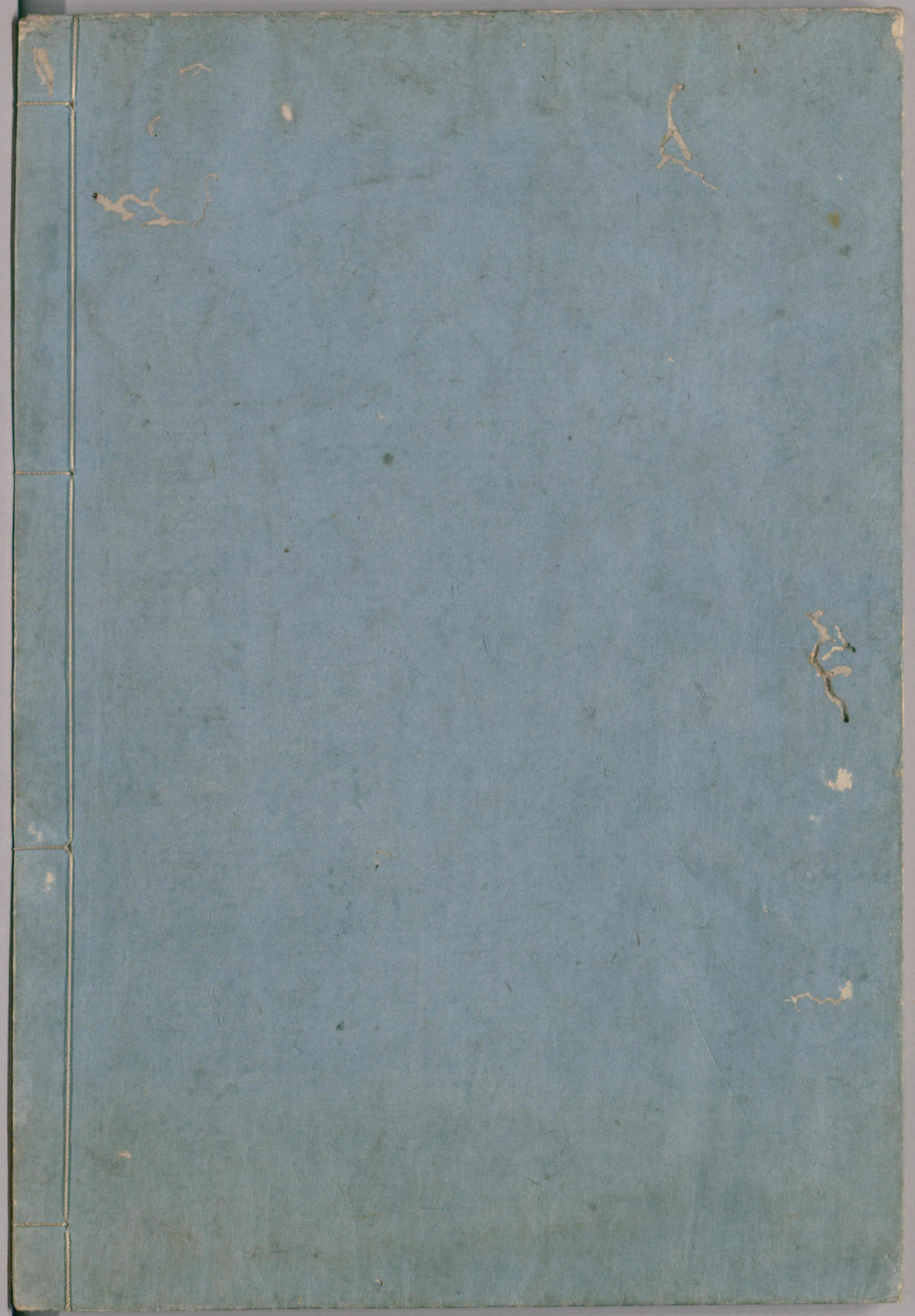
顏厚實可歎也此等俗撰固雖不可同日而誤有害世之人心不淺則亦爲不論及也凡存于口碑者人或不信之至一鏤梨棗人盡信之不知其可信者實未足信著書之誤人不可不慎也今君之著不損實不過當殆持權衡而取其平者仗惰夫頑士駸駸然不覺入羣彥之林有

益於世道人心蓋莫大焉頃日剞劂告
竣促余書尾因以嘗所論者筆於茲
云
弘化乙巳秋七月　西島長孫拜撰

豐後岡藩
角田才治郎著

發行
東都書林
岡田屋嘉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続近世叢語 : 8巻』 請求記号 281.08-Tu751z

ガラス使用